詩經剖疑

詩經剖疑卷之

閬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國風

大序曰、風雅頌者聲樂部之分名、風十五國風是也、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諷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愚按風為八卦之巽、深入于物而無迹、上之化下與下之諷上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但事兼美惡、未必專刺義取通行、未必專刺乎上、然太史循行而采之、太師入樂而奏之、其大指在于諷諫閑

邪而歸之正以成主德之美即瞽奏樂工執藝事以諫之謂也序又云至于王道衰禮樂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按正變之說即序首治國之音安以樂亂國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各繇于政事風俗之不同也但先儒所分二雅之正變尚自近理至以二南為正風豳十三國為變風似失之遠矣夫豳係王業根本豈得為變乎敘詩二南在前故豳不宜與列國齒而以之為殿是亦返本還源意也且列國分茅俱在文武成康之世豈其初政

事、即垂風俗、即教乎、愚謂一雅之內、而有正變、則一國之風而亦有正變、庶幾于例不相悖耳、
按詩傳以七月一篇為豳風、鴟鴞已下屬魯風、愚謂合此七篇俱魯風也、夫子魯大夫以魯風為殿、于事理亦順、其不明言魯風者何也、七篇舍周公無詩焉、故不得嵩謂之魯也、魯有變風與否、或曰、寄之于齊耶、

周南

周國名、南者南方諸侯之國、在岐周之南也、即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古公亶父、始居其地、至

文王、作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為政于國中、而召公宣布于諸侯、於是德化大成于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靡不從化焉、此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政、而謂之周南也、詩凡十一篇、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服叶蒲北反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

莱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友叶羽已反 樂音洛

關關和鳴而有節雎鳩水鳥摯而有別摯與至古字通用言其情好篤至而有辨別不亂相匹也窈窕幽深玄遠之義註謂起興以喻后妃之德幽閒貞靜而為君子之佳匹矣然幽閒貞靜與摯而有別四字若不相蒙則何所取而起興耶竊謂此章係言人君求賢之意首句重關關和鳴不重摯而有別即以賢才論之謂其篤至于倫常而又有條理差別於義亦通在河之洲言其處於水中之洲深而且遠起下窈窕二字

殊有情淑女好逑俱是比體以美女喻賢人屢見之風雅矣此言賢人雖同聲氣而和鳴然所處在岩穴幽深之地藏器待用不汲汲于求合也如淑女然藏之深邃而君子蓋樂求之為匹矣荇菜根生水底參差搖曳難于把捉亦如賢人之在野而物色之之難也流者順其流而取之左右言或左或右之之無方也寤寐求之言或寤或寐之無時也思想服習也輾轉反側臥不安席也寤寐而曰思服思服而曰輾轉反側則思之深而求之切矣倘不曰比而曰賦也是真

為文王而思后妃矣后妃雖賢而能成內助之化然文王未婚娶時何以知后妃如此其賢而他日必然成我內助者乎且文王為世子問安視膳朝于王季日三恐亦無暇于求內助之若是切也孟子云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亦未聞專倚于內助而必寤寐反側以求之也使文王寤寐反側以求后妃則亦不得為文王矣末章言已得淑女而琴瑟友之尚為近理而曰鐘鼓樂之夫人倫伉儷禮之常也何至于鳴鐘考鼓如註所云親愛而娛樂之若乎且與后妃

幽閒貞靜之德甚相違矣愚謂喻人君求賢既得則友之以琴瑟樂之以鐘鼓是為天下得人而喜樂之也或曰如子所云何以詘賦而信比耶曰未得而憂既得而樂以言比則于指為遠以言賦則于義為乖也夫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樂乎其所當樂哀乎其所當哀即喜怒哀樂中節之謂也如以鐘鼓而樂乎后妃則亦不得為中節矣或曰然則關雎何以為鄉飲之樂乎曰鄉軟之中賢才淵藪歌此樂者蓋祝賢才當為世用而不終于巖穴之謂也此固

尚齒之列而寓尚賢之意也先儒以周道衰而關雎作言國無仁賢則國非其國也杜欽曰佩王晏鳴關雎歎之言膳于內寵則息于求賢也夫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而豈徒然者哉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覃二句如二三章並用之若則不拘韻已下倣此 喈叶居奚反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音亦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叶蒲彼反

毛詩箋曰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序云葛覃后妃之本也周自后稷以農桑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紝之功相與服習其艱難詠歌其勞苦此王業之根本也葛葉茂盛灌木叢陰之時北方多在五六月周禮仲春會男女度此時女婦之嫁于夫家已閱季矣是亦寒暑載更易裘為葛之時矣故因葛覃而起興也覃延施移也言其蔓生

之不一也萋萋茂盛貌莫莫則茂而且密矣濩煮也精曰絺粗曰綌此言盛夏之時葛既茂矣於是采之治以爲布而被服之無厭焉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粗敝而不忍厭棄也師保姆也言告告其君子也盖欲歸寧不敢直告于君子亦必因師以致語慮其妨于褻也薄少也去汚而曰汚猶治亂而曰亂也澣濯也私燕服也衣禮服也燕服不宜使人見但云潔之而已禮服則不妨于浣濯矣害何也害澣害否言揀擇之細從容而不迫也

問歸寧父母何以頻行澣濯其衣服耶蓋初為婦者責任頗繁息肩匪易計此數月之内凡佐其夫子以致敬于宗廟社稷者必事事周詳無媿于婦道而後可以歸寧其父母故雖一衣服亦無暇于浣濯而狀其辛勤煩苦之至也葛覃后妃之本葢指此

葛覃三章章六句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叶戶郎反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虺音灰 隤音頹 懷音回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卷耳草名頃筐竹器周行大路也崔嵬山之高
者岡山脊也石山戴土曰砠虺隤馬不進也玄
黃馬變色也卷耳易采之物頃筐易盈之器采
之采之而不能盈則其心必有所奪矣嗟我懷
人寘彼周行蓋謂所懷之君子行役于外其婦
人身在閨閣而心則常寘諸道路間寘猶推心
寘腹之寘也陟彼崔嵬三章皆想像其夫子登
山越嶺不特勞人即僕與馬亦俱病矣之狀為

君子者亦姑酌彼金罍勿致傷懷之過甚乎盖以酒能解憂與勞愛之至也婦人以夫子為家則曰馬曰僕併其夫皆得稱我也此即寘彼周行之景象也若謂登高乘馬酌酒解憂俱為后妃之事則有所不通矣韓詩說云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以金飾士以梓詩名物疏云燕禮鄉飲大夫之饗俱有兕觥盖恐其旅酬無筭吴傲失禮故設此以防其抵觸兕角善觸令人覩此而思患也初酌金罍次酌兕觥詩人于此有深意焉疏爾雅云卷耳四月中生

子如婦人耳中璫亦謂耳璫草此詩似亦婦人以夫在外而無心于致飾故采采而不盈頃筐豈無膏沭誰適爲容此之謂也且藥性本草謂之常思菜即以興起懷人之意周行大路猶可言也曰崔嵬曰岡與砠豈不傷劳之甚而僕與馬俱病乎曰僕與馬則大夫可知矣序云卷耳后妃之志又當佐君子求賢審官詩傳則㫖謂周王遣使求賢閔行役之艱而勞之以卷耳也

審如是其即魴魚頳尾王室如燬之時乎魚之頳尾馬之玄黄其義一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纍猶繫也綏安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奄也言芘覆也將者日就月將之謂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縈旋結也成者視履考祥之謂木下曲曰樛葛藟藤之蔓生而盤薄者味南有二字即指汝漬江漢之間下文南有喬木可為互證未必為衆妾之指后妃也且謂君子即后妃於類亦未甚

叶或謂南國之人以受庇歌文王君子即指文王或謂南國君子被服文王之化其德能逮下而衆人以福履願之按前說即詩傳謂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後說即詩序以為逮下也愚按草木之性多向陽樛木在南則葛藟亦向之纍纍而升也樂只君子便有一段陽和氣象故福履之綏亦纏綿如葛藟然履在下之物惠逮下若福亦如之且與下曲之木相照應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詵音莘
振音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螽斯蝗屬詵詵致言貌䟽爾雅云螽蝗之屬好奮迅作聲而飛也薨薨則群飛而其聲薨薨然矣揖揖歛翅而不張如人之揖讓所以趯趯入阜也舊說以后妃不妬而子孫衆多如螽斯之交于蚯蚓而種類繁衍如此愚按蟲族俱繁非獨螽斯為然且螽與蚓交異類相接以喻后妃之不妬其可乎竊謂此詩與堯典羲和豳風七月之意相同螽斯之羽過春而欲鳴則為東作

之候故曰振〻而動起也至夏而群飛則盛長變化而不已故曰繩〻即平秩南訛至厥民因之時也至冬揖〻而收斂則為蟄藏之時故曰蟄〻即厥民隩也于宜字始有歸着子孫即公子公姓公族之類必先教家而後教國此之謂耳

螽斯三章章三句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夭起興言桃少好而華灼終必結實而長葉也蕡實之盛也蓁蓁葉之盛也註曰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昏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之子之賢必有以宜其室家也愚按周禮仲春會男女故以桃夭起興女歸三月而婦功畢故曰有蕡其實始言室家男先女也次言家室婦任專也至一家之人宜之則家道成如葉之蓁蓁矣宜字即前章宜字之子即子孫之謂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罝音嗟子余反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仇叶渠之反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肅〻整飭貌罝罟也丁〻椓杙聲言椓杙以置罝者中逵九達之道林者林麓之中赳〻武貌干盾也干城所以扞外而衛內也此言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兎之野人而其材勇之不露如此文王德化之盛亦可見矣稱公侯者時文王未稱王也雅頌稱王者追王以後事也愚按罝以捕兎必用掩襲之術令其不覺而入吾網

中者若椓之丁丁與夫施之中逵林麓而俱肅肅以中于程度為言是掩襲機詐俱所不用以喻武夫之赳赳者而乃為堂堂正正之師也故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耳干城但所以自衛而不欲多上人仇匹也公侯好仇猶云聖人之偶非特干城而已腹心者同心同德之謂又非特好仇而已斯歎美之無已也序云德之至也不爭之謂也詩傳曰文王得賢臣于野墨子以文王舉閎夭散宜生于罝網之中亦可為一證

兎罝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有叶羽已反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捋力活反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袺音結襭音挈

芣苢車前草其子可治産難者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之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袵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袵于帶閒也袵者衣之襟帶者腰之帶也自采之至襭之有無多寡之序如此註曰文王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采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按車前者謂生于孔道直曰車前瞿曰芣苢

瞿兩旁也婦人不敢直前而但于其旁取之故曰采采芣苢此必婦人望其君子之歸乃擷去其草不欲使蔽車軸云爾

芣苢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息韓詩作思 泳叶于誑反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馬叶滿補反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蔞音閭

首章上四句以休求為韻思語助詞也上竦無枝曰喬木因上竦故休息之々難如錯薪然斯可刈而伐之矣喬木之下為楚楚之下為蔞皆賤而可薪之物楚荊也蔞蒿也江漢游女雖若可求然實乃于歸非出遊也秣其馬與駒而行一何駸々乎遊矣故如漢之廣而豈能泳之江之永而豈能方之也耶泳若回旋曲轉之貌方者直杭徑渡之貌此因在江漢間而故興此嗟歎即明河可望不可親之意傳曰文王化南國男女知禮序以為德廣所及按二措相合

江漢三章章八句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枚音梅飢巨支切

枝曰條幹曰枚調通作朝言旦飢最難忍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肄音異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汝汝水墳大防以禦水若其狀似之汝水之墳

正周南之地也註曰汝旁之國蓋被文王之化

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

思望之切如朝饑而不可忍也斬而復生曰肄

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已踰年矣至是乃見其

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遐棄我也頳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勞斯甚矣王室紂所都也父母指文王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也雖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勞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傳曰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則君子亦指文王矣且與不我遐棄四字有着落不然

則夫子之歸非順而遐棄之義爲乎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瑞物不踐生草不履生虫角端有肉而不觸蓋獸中之仁者周家以仁厚立國故戒其子孫以今日之振振然方興而未艾也當如此麟之仁厚而不忍傷乎物也吁嗟歎詞勉之之意趾足指定額也詩緝云麟之趾可以踶而不踶麟之額可以抵而不抵麟之角可以觸而不觸是

其仁也或問定訓額者何曰北方人以男女交為定或亦即抵之之意乎雖然麟則仁厚矣而振振之意何可少也周之盛曰振〻公子曰子孫振〻又曰振〻君子而其衰也為泄〻沓〻已矣

麟趾三章章三句

詩經剖疑卷之二

閬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召南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史記正義召亭在岐山縣西南是矣南字已見上此即其得之南國者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于南方而不敢以係于天子也謂召公為方伯者蓋亦自追王之後制作之時而言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居叶姬御反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鳩居鵲巢未必有是事但鵲性屬陽故喜日而男子喻之鳩性屬陰而女子喻之鳩居鵲巢以喻女子之入于夫家也方者居而安之意盈者喜氣充閭之謂百兩御之初在車也將之則送之矣成之之夕禮成矣愚按鳩居鵲巢終非美好此章當與下篇何彼穠矣參看皆刺詞也周自東遷已後諸侯男女相配不問德之與耦但以服御相侈故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大凡美其外之優者必其中有

所不足者也鳩居鵲巢非終身得所之兆明矣
或問召南首章即有刺乎曰詩中篇什前後錯
簡多矣且周南召南但指其地而言非即二公
所作亦非即指其盛時也即以周南論之先儒
且謂周道衰而關雎作況其他乎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末章二句一韻
蘩白蒿沚渚也山夾水曰澗事祭祀之事荀子

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是也宮
內宮公侯祭于外廟君夫人祭于內宮卽在公
之謂也夙夜猶言蚤夜自酉至戌是也被首飾
所以益髮者僮僮竦敬祁祁益敬貌其入祭則
竦敬其還歸則益敬而不敢怠也愚按外廟卽
祖廟也在外有助祭者故婦人不出內宮卽家
廟也夫人得以助祭非謂公侯之祭于外而夫
人之祭於內也或問夫人自采蘩乎曰夫人親
執蘩不親采蘩作詩者原蘩之自始耳采葛采
蘋其義俱同序云采蘩夫人不失職也故射義

曰士以采蘩為節言不失職也左傳穆叔賦采蘩以薦趙武亦以不失職為言

采蘩三章章四句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降音杭叶呼攻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說音悅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喓喓聲也草虫蝗屬趯趯躍貌阜螽即草虫冬

日入阜因謂之阜螽此言時物之繇夏以及于冬也大夫行役在外其婦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之登山托言重采蕨上采蕨采薇亦感于時物者蕨薇二三月時始堪采食又自冬而春矣或曰然則子以卷耳之陟崔嵬為非婦人者何曰登山而采蕨尚可以託言若乘騎飲酒則與婦人義太相違矣詩傳南國諸侯聘于京師覲召公而歸心焉是與殷雷相應

草蟲三章章七句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二句一韻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盛音成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下叶後五反
蘋水上大萍也可糝糕而茹中者曰荇菜小則
為浮萍矣藻聚藻也葉如蓬蒿盛貯也湘烹也
方曰筐圓曰筥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註
言大夫之妻當祭祀之時采蘋藻而烹之以為
俎奠于宗室西南隅之牖下且以少女為尸備
禮而盡誠敬如此故詩詠而美之李象先曰此
必大夫行役于外宗婦代夫以祭者然不敢曰
祭而曰奠又不敢奠于宗廟之堂上而奠于宗

室之牖下不敢以弟為尸而以季女為尸畢以自牧合于禮也曰有齊季女則宗婦之為季女可知曰季女者媵之屬也愚按詩刺多屬孟詩美多屬季則尸字當作主字看蓋以女為尸者未見諸經傳也左氏行潦之蘋蘩寘諸宗室季蘭尸之亦作主字說

采蘋三章章四句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蔽芾盛貌甘棠杜棃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茇草舍也憩息也說止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

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敗毀也拜屈也如人之拜少低屈也 曰憩曰說尚未能如茇舍之久也曰勿敗則非但勿伐之而已勿拜則非但勿毀之而已此見愛之之意愈深按召公之愛甘棠與周公之懷常棣同意常之與棠其義相通其不忍伐者亦莫如兄弟而恐傷之之意詩云勿翦勿伐蓋善體夫召公者耳周以仁厚立國皆二公之力也孔叢子曰吾于甘棠知宗廟之敬也當是南國之人思召伯而祀之其廟有棠焉曰茇曰

憇曰説以神之所棲耳社依于樹即此之謂

甘棠三章章三句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牙叶五紅反 訟平聲

厭浥濕意乃狀其行露也夙夜行之非其時也下二句即首句而申言之盖夙夜之必行露行露之必厭浥也著交不一至滛之物鼠晝伏夜

行至黠之物穿屋穿墉與下文家字家即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也此似女子原許字而昏姻未及時者男子迫之而致訟獄也苟非召公明允而遂我不從之志則雖為室家亦不免于苟合矣其實云速我獄猶易之利用獄速我訟猶易之訟受服皆或然之詞非必有是事也按昏姻未及時即六禮之未備也上文漢廣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則夙夜多露之所為恥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威何切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小羊其色白故以素絲緣之取其相配又喻大夫純白之操退食退朝而食自公言自公朝而來即至自其所也委蛇自得之貌人臣之清白者出入國從容而自得然非盛明之世亦未免于憂讒畏譏局促而不安矣或舉論語云緇衣羔裘素衣麑裘則羔明是黑色而此曰色白何也按羔裘古之禮服鄭註論語云黑羊裘也在朝君臣同服是矣但羊質多縣緇而變素物

有以小為貴故羔之黑者人君用之也裘制君用純似必用羔之純黑者其臣則用褎飾如鄭風所云羔裘豹飾豹非黑色則羔豈純黑乎恐羔之與豹皆近于素者也如此則夫子又何以緇衣而襲羔裘素衣而襲麑裘曰緇衣素衣雖以色言大抵緇衣只是禮服素衣則私居之服也夫子狐貉之厚以居故用素衣裼之若羔裘則朝見之服故用緇衣裼之論語所云重在禮私二字不重在二色也鄭風緇衣之宜兮此正司徒之禮服也其曰適館者此固私朝在天子

宮內諸侯入而治事即此篇內自公者非謂緇衣為大夫燕居之服也朱子既云羔裘大夫燕居之服其釋檜風羔裘逍遙又云諸侯朝服彼此自相矛盾矣海虞馮復京辯之頗詳然亦未知論語緇衣素衣之不純以色論也或問紽緎總俱系以五何也曰紽之為義它也緎之為義域也總之為言聚也獸華而緣緣之則為它矣其縫飾中之有界路則為域矣至于成功則為聚矣其以五者謂羔之稍長其數只用五如百里奚五羖之皮是也如羔之小則一裘不止于

五矣姚虞左曰皮革縫皆有謂曰皮則毛在焉曰革則毛去而鞟存耳曰縫則革敝而縫見耳晏子一裘三十年其必希革而毛見若耶袁良貴云凡製裘者始縫而緎微既敝之後非緎大不足以固之故自紽至總自皮至縫儉之至也按二說俱與詩傳節儉正直之說合惟節儉者始能正直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章首末不用韻者於此見之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雷聲山南曰陽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曰殷殷雷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既勗其志而又冀其早竣事而旋歸也此章如鸛鳴婦歎之義將風雨則思念其行者亦恒情也按殷雷當喻紂之威令嚴酷即王室如燬之

意我之君子于義無所逃而不敢暇息也歸哉
歸哉者難之也復冀之也詩傳曰召公宣布王
命諸侯服馬蓋取天地解而雷雨作之義耳然
彼時正三分有二文王以服事殷之日也似以
人臣義無所逃不敢遑息者為是

殷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三叶疏簪反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摽落也實梅所結子庶士庶常之士可備大夫

之選者三七數也頃筐墍之淺者言不能多得也墍盡也此喻求賢之當及時不可急緩然又不宜屑越之也舊說謂女子貞信自守懼嫁或過時而有强暴之辱言求我之庶士當乘此吉日而來夫既云貞信未聞求偶如此其急也防强暴之侵而覬求我之速無是理矣按梅之質素其用可調羹故堪為庶士之與謂者面而語之相見之謂也禮記月令孟夏賛俊桀道賢良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梅實隕落正及其候亦離明相見之時也

摽梅三章章四句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昴叶力求反

嘒微貌三五在東初昏時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夜深始見此言人臣出于外者雖既昏之後猶然肅〻行役奔命而急公亦豈無在內而安逸者哉蓋繇所賦之命不同而焉可以勉強為也至于夜深參昴已見當寢而不遑寢提携卧具而行寔命之不如人矣又奚怨按三心星五

柳星此處亦不必論但云三五則其不見者尚多矣曰小星者心在行役見之而忱惚也舊説謂后妃不妬衆妾皆得進御于君故今之腧庶皆以小星目之夫進御君所不可言征且妾媵當夕以得幸為榮尚嗟命乎至欲擬于后妃益為僭矣或謂衾裯二字婦人為切曰衾被也裯[illegible]具同牀帳也當寢抱衾理或有之抱裯而往無乃太煩不如以行役者當寢而不獲寢之之為長也小雅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即此意李象先謂小臣典宿衛者命君命猶毅豫也

此與夙夜在公句較切然周禮虎賁典衛皆正人也亦不以褻直為耻矣序云惠逮下即小雅皇華之意言人君能體臣下之勞也然命字作君命看亦通君之命臣遠近勞逸原自不同豈可以彼此而並論乎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悔叶虎洧反）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過音戈）

水決復入為汜、渚、小洲也、沱、江之别者、江水至

大尚有汜渚別流之名豈謂入而恝然無情者乎之子之歸如不我以其後也必將悔矣與猶以也處猶悔也過者存而問之之意嘯歌則形諸詠歎而悔益深矣此似期友之詩江有沱蓋是其意之必有它曰汜曰渚皆有所委曲而不明示之也其終悔者外之于前而悔之于後也倘謂媵妾之不得與嫡偕行其後為嫡者被后妃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亦太費周摺矣

江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包叶蒲苟反）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帨音兌

白茅所以藉物、至慎也、若包束乎死麕死鹿則

亦無貴乎白茅矣、有女如玉、當何如、其慎重眷

乃萌其懷春之念、而為吉士所誘乎、吉士猶美

士也、非以德言、乃相悅其貌之美也、猶婦女之

稱人為君子也、末章極狀其相誘之意、戒其勿

太周章而動乎巾帨、併使尨得而吠之、悅動而

尨吠、將恐為家人所闚覺矣、信當舒遲和緩以

與遂其私也、舊說謂女子拒之之詞、夫拒人者

其詞直何用此委婉為或問召南之化男女皆變其不正以歸于正豈復有滛蕩之事曰正不必如此拘泥也商周之世惓惓以女謁盛為戒其化豈能遍及于婦人女子況首二章正惡而概惜之之詞或刺滛者之欲使人歸于無邪也然觀何彼穠矣下章則是東遷已後詩因知二南中未必耑為文王后妃作也序云死麕惡無禮也左傳子皮賦以規趙武欲其不以非禮相加則為刺詩明矣

野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叶須倫反
唐棣桃李皆詠其美艷也肅雝和敬貌未覩其人而識其車不指其夫婦之伉儷者為何如而但為王侯之子孫則詩人之意良委婉矣緡綸也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為婚也魚之深釣而得之者緜緜緡也王姬之貴其得而娶之者緜禮也禮之或愆于車乘乎何有愚按王姬歸齊與平王値者有二莊元年之王姬所適

若齊襄公也莊十一年之共姬所適者齊桓公也即胡傳亦引詩為證是矣但魯忘弒父之讎而為齊主昏雖有天子之命而公之自娶于齊不可以已乎不刺公之娶齊女而刺公之為齊昏君曰猶有君命云爾此詩人忠厚之意也愚嘗謂魯無風而寄其風于列國此其一耳或問于召南何居曰召公封于燕燕之南即魯之北為接壤也即謂鵲巢之篇直刺齊女之嫁魯可耳

彼穠三章章四句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茁壯盛貌葭蘆葦之屬發發矢也獸兩歲曰豝一歲曰豵皆指田豕而言壹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韓詩說云騶虞天子主苑囿之官吁嗟嘆美詞愚按吁嗟乎騶虞即吁嗟麟兮之意欲令司苑囿者顧名而思義也騶虞義不履生草不食生物亦與麟同言方春時草木發生禽獸未壯不能行走倘或不禁田獵則一二歲之稚獸網羅殆盡有失王者好生之德故舉騶虞之

食物有節者以戒勉之也親親以仁故美麟趾及物以義故美騶虞詩傳曰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夫惟其不過取者所以為職之盡也已噫豈後世當夫喋喋若流哉

騶虞二章章三句

詩經剖疑卷之三

閬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王風

周平王東遷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向來王風系在邶鄘衛後想因錯簡而先儒遂以周室道衰天子降為諸侯雅降為風不知二南被文王之化文王實為諸侯及武王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夫子方稱其達孝矣豈可自違周制乃降太王而下同列國乎風雅頌者詩中自有此體後學因其音節而尋求之曰此風也雅也

頌也命篇想在夫子已前故于删述之際而相沿其名目以示述而不作之意愚謂二南之後即為王風者此也子貢詩傳召南之何彼穠矣已入王風則王風在二南之後亦其一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天叶鐵因反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穗音遂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噎音咽叶於悉反

黍稷皆穀名苗始生也如憂之初起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實結實也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離離垂貌邁往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人憂則行遲而心無定註曰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故都宗廟宮室鞠為墟莽故于所見黍稷之離離以與其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歎時人莫識已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

何人哉追怨之深也按幽王寵褒姒生伯服遂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于驪山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宗國顛覆職此之繇詩人之追怨不但平王而且及于幽王也但不敢直指君父之惡耳曰此何人哉又至再至三而曰此何人哉其意深矣詩傳指尹伯封周大夫也　按稷為五穀之長以供粢盛其用大其種在春黍為五穀之緒以供釀酒其用微其種在夏二者自有貴賤先後之分今黍已

離離而稷始生苗及至為穗為實能幾何哉以見西周之政貴賤倒置後先失序而致然也中心搖搖者因離離而搖搖也如醉如噎因黍可為酒而醉噎也是所見者惟有黍而不見有稷也衆人皆醉而我豈能獨醒故亦寧醉寧噎而入不知其所求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来叶陵之反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

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序云刺平王也周時賦役煩重其夫曰趨于役
而不得歸故其婦人思之味不日不月雞棲牛
羊句則知其為供事非行役矣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人之常也日夕雞棲牛羊下来物之常也
今于役而不得息如之何勿思而苟無饑渴者
哉其夫子不暇内顧故室人未免饑渴之及也
傳云戍者不歸室家思怨鄒氏以為即戍申之
役近之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末不用韻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翿音桃

序云閔周也人君有房中之樂而執簧招入于房中執翿者招入于舞位若見以為樂矣安知無內愧之念而趦趄然也乎只且古字從省非語助詞蓋以君子而勉為賤工則貴者可知矣

傳云王好音大夫諷之賦君子陽陽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末不用韻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序云刺平王也爲戍申而作其意若曰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或揚之雖束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流者物斯從之安在其揚之哉周之諸侯役于王室無敢或違及其衰也雖令之而不至平王未能使諸侯宗周而強使戍申焉宜諸侯之不從也故曰彼其之

子不與我戍申周之戍者怨諸侯之不戍之詞也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久戍而不得代之苦也申姜姓平王母家在陳鄭之南而近楚是以戍之戍申未足并甫與吕而戍之則諸侯益令之而不至如東楚東蒲較諸東薪愈微者而亦不能流矣甫即吕禮記吕侯作甫侯是也按竹書紀年幽王既弒立宜臼于申許男與焉則平王之德甫許當亦德申之亞故與申而並戍之也以東遷新造而一時代三國之戍人力幾何能堪此哉故以揚水為喻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歎矣嘅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蓷吐雷反左傳魯昭二十六年王次于雈谷爾雅雈即蓷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脩叶式竹反歗叶息六反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序云閔周也蘱頴濱曰草長地遠則易枯中谷之蓷旱之所難及也茲既先熯其生于乾者又熯其生而長者及其甚也則雖其生于濕者亦

不免也旱及于濕則盡矣以譬周俗衰薄其始
也人之艱難者棄其妻耳其後入之不淑者棄
之矣及其既甚有無故而棄之者矣故其以艱
難而見棄者則嗟之嗟之者知其不得已也以
不善而見棄者則條然而歗歗者怨之深矣及
其無故而見棄也則啜其泣而已泣者窮之甚
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
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為叶吾禾反 罹叶良何反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罦音孚叶步廟反憂叶一笑反覺音教叶居笑反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罿音衝

序云閔周也爰〻緩也即泄〻之意兎之爰〻宜為網者所獲而反得免雉則耿介之性卒罹于羅喻小人之容〻而獲福賢者之皦〻而易污也夫天下之禍首亂者之報也首亂者逝矣而為之繼者受之非其為而反受其禍是以寐而不動且覺也傳云長弘忠于晉趙鞅殺之

兎爰三章章七句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有叶羽已反 母叶滿彼反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昆叶古勻反

序云王族刺平王也葛藟生于河上得河之潤以為長猶王族之依王以為威也今王遠棄兄弟而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與昆彼非王族安肯

顧我哉此亦以平王東遷相依母家棄其宗族而言故曰謂他人父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蕭叶踈鳩反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徐儆弦云葛以三月而伐故采葛曰如三月兮蕭以三秋而成故采蕭曰如三秋兮艾以三年為久故采艾曰如三歲兮此于歲月雖皆有所取義然葛可製衣蕭可通氣艾可治病亦皆賢

者之喻也一曰不見則賢人踈以有用而置之于無用反不如葛之與蕭艾之尚可為衣服藥餌之資也序傳皆以憂讒為言愚謂時人代君子之憂也憂君子者所以憂時王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菼吐敢反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璊音門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傳云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愚謂即其室家而訊大夫之行役者亦可何者大車毳衣皆顯者

之服御也檻〻嘽〻行役之騷〻也毳衣者用
五采繪之如毛之鮮曜也如菼如璊則役久而
衣敝其蒙茸綻裂之狀有如斯耳菼騅也璊虋
也皆草名菼為蘆之始生虋即大雅之維穈也
畏子不敢即畏此簡書之意故雖爾思而不敢
相就但以生死之誼相要耳

大車三章章三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玖舉里反

序曰莊王之詩也此必當時留賢以偕隱若子嗟子國皆其字也彼留者即留彼之謂也言丘中有麻以留子嗟 矣將其來施〻然而紓徐乎又丘中有麥以留子國矣將其不棄而就我食乎丘中有李以留之子矣將貽我以瓊玖之重乎貽我瓊玖即貽我以吾言之謂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詩經剖疑卷之四

閬中後學曹學佺謹撰

邶風

邶鄘衛俱以水名詩傳補曰邶水在太山之阜鄘水出宜穀山衛水在靈壽界是也武王克商分紂都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俱𤰈畿内方千里之地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其後併得邶鄘之地而風若以其得諸衛若為衛得諸邶鄘若為邶鄘其實皆衛事也一國而三名之雖為

存舊之意亦以幅幁之遼闊歟系衛于王風之後者夫子殷人也且衛有康叔之遺風焉紂雖以暴虐而亡其亦勝國之君歟按周書酒誥戒康叔而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紂都則康叔封衛在武王時明矣邶鄘之地或即武庚三叔之所封也至成王滅武庚誅三監其地即併于衛亦未可知史記曰周公美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乃其刑賞昭然而示天下以無私者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謂非無酒之故而靡遨遊以有隱憂于中不能自遠焉爾故雖汎汎其流而耿耿之憂終不可解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茹受也與吐相反言鑒之于物妍媸無不受也兄弟擬管蔡愬者諫其非也怒者不見聽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棣棣閑習貌選責也左傳秦公子鍼曰吾懼選

馬易小畜卦君子以懿文與此同意

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閔病侮辱即群小病而辱之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如匪澣衣憂之甚也衣垢而不澣何憂如之

詩傳管叔封于邶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四國害周公康叔諫不聽三叔遂以殷畔康叔憂王室賦柏舟子曰仁矣吾于柏舟見匹夫不可奪

志也愚按殷紂之俗習為沉湎非一朝夕但吾紂之暴虐所以忍棄其君而迎王師以救民于水火之中至于紂亡而武庚立民已去暴而即其寛安于昏亂之習悍乎維新之政故相與戴武庚而叛周而管叔本無意于伐紂盡逃而為吳太伯弗獲而封為卿侯荷監殷之托而乘勢扶長以鼔群弟而傾周公夫詠篇中之詞曰微我無酒以敖以遊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是必酗酒沉湎習桀為非不但武庚殷民相沿舊俗即管蔡之流亦化之矣醉則如痴而茲獨耿耿醉

則不寤而茲獨有摽辟則依阿而茲獨匪茹辭則喪儀而茲獨棣棣醉則況況而茲獨悄悄醉則昏惰而茲獨奮飛凡此內之而懷隱憂外之而慍羣小即親如兄弟而且不可以依據况他人乎此其心真如石之堅而不可轉如席之柔而不可卷夫石猶可轉至不可轉則其堅也益難拔焉者矣席自可卷惟不可卷則其柔也有至剛焉者矣故首章之喻汎舟若以言歸周焉不可即啟焉又不可也蓋不樂與之同羣也次章之喻匪鑒以言欲吐之不能欲茹之又不能

也蓋雖往愬之而無益也三章之喻匪石匪席者其自矢也威儀棣〻者其自立也蓋不樂與之同行也四章之喻悄〻者指憂也其寤摽者指痛也蓋寤受閔侮而不自禁也末章之喻居諸者猶醉眼之視日月不見也奮飛者猶醒眼之不能一朝居也夫日月可易則天地皆可易矣奮飛不能則汎舟益無所底止矣夫子于殷微子箕子比干稱為三仁而今日則許康叔一人而已然當時之為康叔者豈易言哉分不能以抗二兄而適逢其怒力不能以制群小而甘

受其悔一心不悔百折不回獨行踽踽自歎自言所以為敦厚之至而夫子稱之曰仁深尚乎其志之不可奪也已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訧音尤于其反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風叶為愔反

黃正色綠間色以青克黃猶庶之奪嫡也綠乃王后六服之最卑者如內則命婦之服九嬪鞠

衣世婦展衣女御褖衣是也裏衣用素以顯外
色且志其衷之潔白也上衣下裳周禮注云婦
人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與裳不異其色今綠衣
者以黃為裏而未已也且以之為裳而反居下
焉吾心之憂曷能忘耶然其初染色未成衣之
時其為綠兮絲兮而女之所治兮女即下文乃
如之人也乃如之人逝不古處則思古人實獲
我心而無訧矣治即治命之治言彼毛羽未成
之時即有制限之而豈至于今日乎絺兮綌兮
淒其以風言已不得志而退處于閒冷之地如

漢之長門唐之上陽是也盖失其黄之用而爲裏爲裳則我寀以絺綌蔽體而已雖不可以禦風而凄凉寂寞井之矣所以不訧乎人而獲我心也獲我心者雖不得所而心常若安于所而已

序云衛莊姜傷已也左傳莊姜美而無子莊公之嬖人生子州吁母嬖而州吁驕故詩傳以爲莊姜憂嬖子州吁之好兵而賦綠衣也篇內不言州吁若其母嬖也故耑責之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

及泣涕如雨　野叶上與反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

及佇立以泣　章末二句一韻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

及實勞我心　南叶尼心反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

思以勗寡人　淵叶一均反

燕燕重言之相親之意差池不齊之貌燕將飛

而差池其羽猶夫將別者之不忍也飛而上曰

頡飛而下曰頏下上其音即上下而鳴也送于

南者陳在衛南蓋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已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弒之故戴嬀不能自安而大歸于陳莊姜送之初曰差池其羽將飛未飛猶親近也頡之頏之則已飛矣又遠而不可復見但聞其音而已禮婦人迎送不出門遠送于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又佇立而望之永無相見之期矣惟是追想其平日相信之篤及其身心之純實淑慎可親可敬而已仲氏戴嬀字任大也言其信能質實而無僞淵深而不浮也溫惠淑慎皆塞淵之實也又不

寧是更以勿忘先君之思而勉夫我先君即莊公也戴嬀與莊姜久已失寵猶以勿忘先君而交相勗則詩人敦厚之思可想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戴嬀之勗莊姜也必勿忘其先君而莊姜之憶莊公也必勉之以古人此風人溫厚之大指也

日月比莊公婦人之依于其夫猶日月之照冒乎下土也不古處不相好心志回惑而不我顧咎是皆德音之無良也我亦可忘之矣雖然亦何嘗忘之有日月雖沒仍自東方而出何其為我之父母而畜我不終耶宜乎有定而回惑不定宜乎見報而寂然無聞何也然雖不見報若

使我以為可忘終亦未嘗或忘之矣父母亦喻其夫婦人倚夫為所天痛疾之時故或呼父母焉此言莊姜雖見棄而猶有冀其見荅之意是乃得其性情之正也或問莊公卒後戴嬀始歸而此篇仍指莊公為言何耶曰此正追思莊公在時之見棄所以歿後而州吁之敢于夌虐也戴嬀行而莊姜義不可行故不得不莊公之是思耳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笑叶音燥

終風且霾惠然肯来莫往莫来悠悠我思（来叶陵之反）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嚏音帝）

曀曀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懷胡隈反）

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故但以終風且暴為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則笑之時我雖不忍却之聊與之謔浪而笑傲然中心實不能自已其悲傷也曰霾曰曀則又甚于暴矣或惠然而肯来乎尚且回惑而難定祗令我悠悠思之寤言不寐至于傷嚏而已狂風不終朝彼終日之風而且暴天時之變也

霾雨上蒙霧曀陰曀也不日有曀曀曀匪一朝隔日而又曀也曀為風霧所侵而發疾也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于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 按綠衣至終風凡四篇次序原不混如綠衣則指嬖人之僭燕燕則送戴嬀之歸日居終風似為莊姜怨州吁之不朝已州吁雖驕莊姜實嫡想其平居世子之禮亦未盡廢至弒兄以襲位則足跡不入莊姜門矣故雖形其暴而復冀其來也或云末二篇又似指莊公何耶曰州吁之不朝繫于莊公之不顧也故曰追思之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兵逋旁反行戶郎反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宋蘇綜反忡敕衆反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馬叶滿補反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老叶魯吼反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信師人反

兵以鼓進以金退今既擊鼓而忽作其鏜之金聲此進退之不定也兵之六步七步俱有成法今但踊躍而行是擊刺之無方也惟其進退不定擊刺無方故後有居處喪馬之患矣土國四

句言或作土功于國或興版築于漕雖不無勞苦而我獨南行爲鋒鏑死亡之患危苦尤甚也平成也合二國之好也從孫氏子仲以平陳與宋不無事矣猶不以我歸使暴露于行伍之中我得無忡忡然憂乎然將往行復與家室訣別曰是行也將于何居處于何喪其馬乎若求我馬當求于林下蓋預爲敗軍計也軍行必依山林求之林下庶幾得之然自是而死生契闊存亡隔絶與子共有成言且執手而期以偕老猶冀其或歸而不忍遽傷室家之心也然復嗟嘆

曰其奈闊兮不我生兮洵兮不我遂兮闊洵想是當日率師者即孫子仲之謂孫仲主帥闊與洵或其部曲之長不我生置之危地也不我遂罔恤其私也此見州吁之阻兵虐民而衛國之人叛之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二句一韻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南叶尼心風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下後五反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凱風南風也雖能長物然吹彼棘心棘叢生而多刺亦無貴于易長矣棘心夭夭然如此其叢刺也母氏養育我之劬劳而我不得其歡雖欲不為棘心得乎然非母氏之過也母氏聖而且善未始不優于德者而我七子之中無一令人能得母心故耳吾之有身可不知所自出哉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其原可知也有子七人不能承順使母至于勞苦是亦昧于源本也已又觀時物中如黃鳥者晛耀其色載好其音如此其悅懌也我有子七人而莫以慰母之心是鳥之

不若矣可乎哉凡人遭際不順雖遇凱風黃鳥物候清和祗以增其愁劇況母子天性不得于母何以爲人乎序謂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詩以自責夫淫奔至賤惡行也母而不幸如此爲之子者不知何如其自怨艾顧反不爲覩諱而揚之乎哀〻父母生我劬勞此是正訓而反以勞苦代淫奔二字支離甚矣且母既淫奔而子得稱之爲聖善乎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即天王聖明臣罪當誅之意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貽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來陵之反）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行下孟反）

序云刺衛宣公也宣公淫亂不卹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于外故其室家嗟嘆言宣公之好用兵如雄雉之勇于鬬飛而鼓其翼泄泄然不顧也我之懷矣自貽伊阻雖宣公好用兵之故而實君子自貽之也展矣君子豈不勞我心乎

故日月則悠悠道路則遼遠而祇足以興思而已然百爾君子舉國若狂者蓋絲不知德行之所尚也凡用兵者皆起于忌人之所有有求之不遂倘不忮不求何用而不臧又豈必兵之是用而後為快乎蓋其時宣公之好于啟疆而其臣下從之相習而尋于干戈者故其婦人始若嘆其乖離而終勉之以德行也雄雉雖諷宣公用兵好鬬而實指大夫言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詩傳云管叔將叛大夫諫之賦雄雉然其義指亦同大抵忮求之念固爭端也實

兵端也篇云邑云能来猶左傳秦蹇叔云吾見
師之出也不見其入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與器同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氷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叶羽軌反

序云刺宣公也篇中多成語而引之亦多隱語
而設為是詞耳首二章皆成語末二章皆設詞
也言匏有苦葉雖用以濟然濟亦有深淺之不

同如深則厲之淺則揭之厲即濟言其有戒心也揭即涉言揭衣以行也又如有瀰者所濟之水既盈而軌必濡矣謂其不濡軌得乎有鷕者為雉之鳴甚切而必求其牡矣謂其不求牡得乎不濡軌者疑詞求其牡若決詞也昏姻用夕禮故士冥鴈親迎之時必以夕而旭日始旦則非其時矣士之歸妻必于氷未泮時有媒人以作合而氷泮則無媒妁之言非其偶矣故雖有舟子而見招而我不從之我必以須我友矣須我友即待其配也如琴瑟友之之謂也宣公烝

亂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以要之所謂冥然不覺恬然不顧者故以深涉濡軌之戒語以刺之言不顧夫人之詬誚也末二章又設為宣姜之必不見從而引昏禮媒妁以拒之固亦詩人忠厚之意然宣姜之宜乎見拒而卒使之相從則宣公之淫惡尤可見矣

詩傳闡云管叔以殷叛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通篇俱是隱諷之語蓋管叔此舉所謂不度德不量力不審時勢棄親即仇匪人是比與冒險求涉非偶妄從者相類故作此隱語以相諷通篇意似不屬而聯

絡如貫珠首言深涉次章即接以濟盈次言雉鳴三章即接以鳴鴈而末章舟子仍歸利涉須友仍是擇配迨氷未泮語亦于濟涉掩映有情且舟則不需匏矣猶然慎重如此彼厲揭者可尚焉已矣迴合縱橫隱隱躍躍以俟闇者之自喻其如管叔之不悟何於是苦之者賦北門去之者賦北風矣此說似亦有據故兩存之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救叶居尤反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予來塈

谷風東風也言當東風和煦之時而忽變為陰雨喻夫婦之相得而忽然有怒也葑菲之根雖無足取然采其莖而食之者勿以下體而輕棄置焉爾但內為同心之勿替外為德音之莫違庶幾黽勉不已願與爾偕老而同死也此言婦人雖知見棄而尚望其夫終身偕老之詞及至出門則真見棄矣是以行路遲遲中心若有違然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也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荼至苦也其甘如薺吾之所苦尤有甚于荼者而爾之

宴樂其新昏如兄弟之親愛而不我恤也涇水濁渭水清茲雖涇渭之難分然亦有水渚之清潔者此棄婦之自喻也豈遽能純以渭濁哉爾之宴樂新昏不我屑以是太無清濁矣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笱以竹為器皆所以取魚者言我雖去故物尚存汝戒新昏之人毋逝我梁而發我笱遂偃然以為已私然我躬在則尚慮夫前後茲我躬且不見容又何暇恤我所留之物哉雖欲善其後而不能也就其深矣一章想是雜引成語而以諷其故夫者深淺方泳即深則

厲淺則揭之意何有何亡黽勉求之言凡物不論其有亡但當黽勉以求則庶幾矣為夫子者棄置夫我其于清濁淺深之故皆未嘗悉心而推求之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言救喪者當盡其力而我之見棄有甚于喪矣夫子可不一救恤之乎而柰何其不能我慉而反以我為讎也既阻我德而不獲伸則如賈用之不售矣昔之育我惟恐其或困也及爾顛覆之時則予雖既生育而乃比予于毒予豈能一日安哉我有美蓄以為禦冬之具今汝宴樂新昏乃以我而禦

窮且洸洸然武貌潰潰然怒貌若張其威虐以遺我之勞肆初不念昔日我之來歸時乎爾何其親愛之于前而賤惡之于後也塈息也即訓歸字生育與育鞠對言非必指育男女大抵是爲夫婦者初患困窮而後生殖頗裕其夫若曰吾今可以挾少艾坐享美飲食矣獨不念致此者何人也氓之篇言既遂矣至于暴矣亦是此意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序言黎侯失國而寓于衛衛侯處之湫濕之地其臣相與言曰式微式微如此其不振也然非爲我君則當去而之四方矣胡爲羈留于此而坐受困辱哉毛氏云泥中中露衛邑名焉復京詩疏泥中在今濬縣界即古臨河縣中露未詳朱註泥中中露不以地言而但言其沾濕之苦陷溺之危也大抵衛侯處之非善地待之不以禮當時方伯連帥救隣卹災之意蕩然矣故序傳皆謂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久叶舉里反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序云責衛伯也黎之臣子久寓于衛而作曰旄丘之上其葛長大而節何疎濶也葛既長則其時已久矣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叔伯即衛之諸臣也又言何以處我于此必有相與救援之者何以日久而不見救也其中必有故焉而莫之知也我之狐裘亦既蒙戎而敝矣

且匪車不東空國而来矣乃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其憂患何耶然我之君臣細末流散如此其顛連也而叔兮伯兮褎然如塞耳而不聞是誠何心哉黎人本責衛君而但諷其臣望之雖切而自怨自艾詞氣和緩非賢者不能有此　陸機疏云流離梟也其子長大則食其母故名流離黎之臣子謂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為己患也然告之而不聽褎褎然如或充其耳然其後衛人果有狄難是說藾傳采之似尤有據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而事其事也碩大也俁俁大貌轡即韁也組織絲為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籥似笛

而六孔或三孔盖執之以舞者翟雉羽也赫赤貌渥漬赭丹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宴飲而獻工之意禮云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與一人拜受爵此勞賤者而設也榛似栗而小苓一名大苦葉即今之甘草隰原隰也山有榛而隰有苓喻大才而小用之也西方美人托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以美人目其君者言西周之盛王必能用賢而不令其處于賤役也曰西周則在今日可知矣此賢人不得志而仕為伶官者有輕世肆志之心焉其言若自

譽而實自嘲也執轡如組以組而形御者之調習又以御而形舞者之閑熟也不必謂其才之無所不備故序云簡兮刺不用賢也　楚詞曰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越人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蓋倣山有榛兮隰有苓之句然諷喻深遠則不如風人矣李象先云榛字左木右秦鄭注禮曰閑中甚多故其字从秦秦西方之地也隰者阜之下于山而近于濕者但濕有水而隰無水所以苓生本草云苓土伏苓也大禹之粮取以充食亦多出

于川陝故曰云誰之思西方美人亦興體詩傳云卭之伶來心乎王室東伶人名也又云東與管通伶人以此爲業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叶謨悲反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姬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此與下章首二句一韻舝音轄叶下介反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歎叶它涓反　漕叶徂候反

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于兄弟衛女嫁于諸侯父母既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毖泉始出貌泉水即今衛輝之百泉也言毖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如泉水以赴之而不得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姪娣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也泲禰于言皆地名適衛所必經之地出宿而飲餞古之行者多有是禮也父母兄弟亦指夫家而言尊

若父母同輩者即兄弟也言女子有行既遠其
父母兄弟矣故必問于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
也問諸姑者不敢直告尊者之意亦言告師氏
之類伯姊乃仝嫁者與姪娣同輩車軸也脂以
脂塗其軸使潤滑也遄疾臻至也瑕何古通用
害傷理也言如是則其至衛可以速矣然得無
傷于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肥泉泉之
異出而同歸者須漕衛邑名言我欲歸衛而終
有所不敢但思夫肥水須漕使我悠悠以歎而
已安得出遊于外而寫其憂哉匪我無酒以遨

以遊駕言出遊以寫我憂皆設詞也　詩疏泲
即濟水禰大禰溝也在曹州界内發干城在東
昌之觀城縣干言皆山也在唐山縣西北按此
必衛女之嫁于蔡者詩傳謂嫁于宋謂宋桓姬
閔衛之亡也賦泉水然宋之入衛必經齊地而
過則謂之宋夫人也亦宜

泉水四章章六句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艱叶居銀反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適

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敦叶都回反遺叶夷回反摧徂回反

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出北門而指其心憂之甚又嘆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天也夫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理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為讁我則其困于內外極矣顧瀛云室人若在內而不事事最喜求任事者之瑕疵按此即偃息于牀之人也亦中時弊 序謂北風刺仕

不得志也傳謂管叔以殷叛仕者苦之賦北門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末句通篇各章同者不拘韻或成語或餘音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喈音皆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雱雪盛貌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故率其同好去而避之曰是尚可以徐

徐乎彼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同車則去之之夥矣狐烏皆不祥之物所見皆此國將危亂可知頡濱曰未有赤而非狐黑而非烏者言其君臣同惡相濟故序云刺虐也傳謂邶國危亂士民去之賦北風狐烏指叛人之黨如奄徐淮夷輩是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孌音臠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異逸檝反

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孌好貌彤管女史作書之具煒赤也牧野外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其物而言舊說刺淫奔者然玩篇中靜女二字且所貽者彤管所歸者荑恐非誨淫之譬也或與朋友相期偶爾未赴而贈遺之物故詩人借美媛以詠之耳茅素質荑茅之始生以此知其非譬淫也　顧潢云衛君淫于宣姜故衛之君子思得靜一之女為君內助而不可得故俟之城隅言高而不可踰耳此與序云刺時之指合　傳曰時不尚德陳古以風之賦靜女蓋

俟我城隅即昜所稱女子貞不字有待而行也有女如此不使進見于前徒令其踟躕野外其不尚德可知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斯浅反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浼音每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序以宣公為其子伋娶于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衛人惡之故作是詩以刺焉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

得宣公醜惡之人也泚鮮明貌籧篨戚施不能俯仰醜疾之人也籧篨本竹席之名或編以為囷者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也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絶也言其病不已也離麗也戚施不揚貌故不能仰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喻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愚按籧篨戚施皆指宣姜而言始與燕婉之求句有照應或問何以不斥宣公也曰宣公禽獸行之人也烏足責之有責齊女者以其不能以死拒也故其貌雖美而反得醜疾之稱焉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景叶舉兩反）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序云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愁不定之貌不瑕疑詞此則見其不歸而疑

之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